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

且說展爺他那裡是為聯姻。皆因游過西湖一次，他時刻在念，不能去懷；因此謊言，特為賞玩西湖的景致。這也是他性之所愛。一日來至杭州，離西湖不遠，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。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，徘徊瞻眺，真令人心曠神怡。正在暢快之際，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衣擡起，把頭一蒙，縱身跳入水內。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：「哎喲不好了！有人投了水了。」自己又不會水，急得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腳，無法可施。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，猶如弩箭一般，飛也似趕來。到了老兒落水之處，見個少年漁郎將身體向水中一順，彷彿把水刺開的一般，雖有聲息，卻不咕咚。展爺看了，便知此人水勢精通，不由得凝眸注視。不多時，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，浮於水面，蕩悠悠竟奔岸邊而來。展爺滿心歡喜，下了亭子，繞在那邊堤岸之上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兩足高高提起，頭向下，控出多少水來。

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，他細細端詳漁郎，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，英華滿面，氣度不凡，心中暗暗稱羨。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，盤上雙膝，在對面慢慢喚道：「老丈醒來，老丈醒來。」此時展爺方看老者，見他白髮蒼髯，形容枯瘦，半日方哼了一聲，又吐了好些清水。哎喲了一聲，甦醒過來，微微把眼一睜，道：「你這人好生多事。為何將我救活？我是活不得的人了。」

此時已聚集許多看熱鬧之人，聽老者之言，俱各道：「這老頭子竟如此無禮。人家把他救活了，他倒抱怨。」只見漁郎並不動氣，反笑嘻嘻的道：「老丈不要如此。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是人呢。有甚麼委屈，何不對小可說明？倘若真不可活，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。」旁人聽了，俱悄悄道：「只怕難罷！你既將他救活，誰又眼睜睜的瞅著，容你把他又淹死呢。」

只聽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周名增，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。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，忽然我舖子門口臥倒一人。是我慈心一動，叫伙計們將他抬到屋中，暖被蓋好，又與他熱薑湯一碗。便甦醒過來，自言姓鄭名新，父母俱亡，又無兄弟。因家業破落，前來投親，偏又不遇，一來肚內無食，遭此大雪，故此臥倒。老漢見他說得可憐，便將他留在舖中，慢慢的將養好了。誰知他又會寫，又會算，在櫃上幫著我辦理，頗覺慇懃。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，老漢有個女兒，就將他招贅為婿，料理買賣頗好。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，又續娶了王家姑娘，就不像先前光景，也還罷了。後來因為收拾門面，鄭新便向我說：「女婿有半子之勞，惟恐將來別人不服。何不將周字改個鄭字，將來也免得人家訛賴。」老漢一想，也可以使得，就將周家茶樓改為鄭家茶樓。誰知我改了字號之後，他們便不把我看在眼內了。一來二去，言語中漸漸露出說老漢白吃他們，他們倒養活我，是我賴他們了。一聞此言，便與他分爭。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，就以周家賣給鄭家為題，說老漢訛了他。因此老漢氣忿不過，在本處仁和縣將他告了一狀。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，反將小老兒打了二□大板，逐出境外。漁哥，你想，似此還有個活頭麼？不如死了，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，出這口氣。」

漁郎聽罷，笑了，道：「老丈，你打錯如意算盤了。一個人既斷了氣，如何還能出氣呢？再者他有錢使得鬼推磨，難道他陰司就不會打麼？依我倒有個主意，莫若活著合他賭氣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周老道：「怎麼合他賭氣呢？」漁郎道：「再開個周家茶樓氣他，豈不好麼？」周老者聞聽，把眼一睜，道：「你還是把我推下水去。老漢衣不遮體，食不充饑，如何還能殼開茶樓呢？你還是讓我死了好。」漁郎笑道：「老丈不要著急。我問你，若要開這茶樓，可要用多少銀兩呢？」周老道：「縱省儉，也要耗費三百多兩銀子。」漁郎道：「這不打擊。多了不能，這三四百兩銀子小可還可以巴結得來。」

展爺見漁郎說了此話，不由得心中暗暗點頭，道：「看這漁郎好大口氣。竟能如此仗義疏財，真正難得。」連忙上前，對老丈道：「周老丈，你不要狐疑。如今漁哥既說此話，決不食言。你若不信，在下情願作保，如何？」只見那漁郎將展爺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「老丈，你可曾聽見了？這位公子爺，諒也不是謊言的。咱們就定於明日午時，千萬千萬，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，斷斷不可過了午時。」說話之間，又從腰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托於掌上，道：「老丈，這是銀子一錠，你先拿去作為衣食之資。你身上衣服皆濕，難以行走。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，你且換下來。待等明日午刻，見了銀兩，再將衣服對換，豈不是好！」周老兒連連稱謝不盡。那漁郎回身一點手，將小船喚至岸邊。便取衣服，叫周老換了。把濕衣服拋在船上，一拱手道：「老丈請了。千萬明日午時，不可錯過！」將身一縱，跳上小船，蕩蕩悠悠，搖向那邊去了。周老攥定五兩銀子，向大眾一揖道：「多承眾位看顧，小老兒告別了。」說罷，也就往北去了。

展爺悄悄跟在後面，見無人時，便叫道：「老丈明日午時，斷斷不可失信。倘那漁哥無銀時，有我一面承管，准准的叫你重開茶樓便了。」周老回身作謝，道：「多承公子爺的錯愛。明日小老兒再不敢失信的。」展爺道：「這便才是。請了。」急回身，竟奔五柳居而來。見了從人，叫他連馬匹俱各回店安歇：「我因遇見知己邀請，今日不回去了。你明日午時在斷橋亭接我。」從人連聲答應。

展爺回身，直往中天竺。租下客寓，問明鄭家樓，便去踏看門戶路徑。走不多時，但見樓房高聳，茶幌飄揚。來至切近，見匾額上字，一邊是「興隆齋」，一邊是「鄭家樓」。展爺便進了茶舖，只見櫃檯竹椅上坐著一人，頭戴折巾，身穿華整，一手扶住磕膝，一手搭在櫃上；又往臉上一看，卻是形容瘦弱，尖嘴縮腮，一對眯眯眼，兩個煞煞耳朵。他見展爺瞧他，他便連忙站起執手，道：「爺上欲吃菜，請登樓，又清淨，又豁亮。」展爺一執手，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便手扶欄桿，慢登樓梯。來至樓上一望，見一溜五間樓房，甚是寬敞。揀個座兒坐下。

茶博士過來，用代手擦抹桌面。且不問茶問酒，先向那邊端了一個方盤，上面蒙著紗罩。打開看時，卻是四碟小巧茶果，四碟精緻小菜，極其齊整乾淨。安放已畢，方問道：「爺是吃茶？是飲酒？還是會客呢？」展爺道：「卻不會客，是我要吃杯茶。」茶博士聞聽，向那邊摘下水牌來，遞給展爺道：「請爺吩咐，吃甚麼茶？」展爺接過水牌，且不點茶名，先問茶博士何名。茶博士道：「小人名字，無非是『三槐』、『四槐』，若遇見客官喜歡，『七槐』、『八槐』都使得。」展爺道：「少了不好，多了不好，我就叫你『六槐』罷？」茶博士道：「『六槐』極好，是最合乎中的。」

展爺又問道：「你東家姓甚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姓鄭。爺沒看見門上匾額麼？」展爺道：「我聽見說，此樓原是姓周，為何姓鄭呢？」茶博士道：「以前原是周家的，後來給了鄭家了。」展爺道：「我聽見說，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。」茶博士道：「爺上知道底細。他們是翁婿，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，如今又續娶了。」展爺道：「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何曾不是呢。」展爺道：「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；但凡好麼，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？」茶博士聽至此，卻不答言，惟有嗽著展爺而已。又聽展爺道：「你們東家住於何處？」茶博士道：「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。此樓原是鈎連搭□間，在當中隔開。這面五間作客座，那面五間作住房。差不多的，都知道離住房很近，承賜顧者，到了樓上，皆不肯胡言亂道。」展爺道：「這原是理當謹言。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？」茶博士暗想道：「此位是吃茶來咧？還是私訪來咧？」只得答道：「家中並無多人，惟有東家夫妻二人，還有個小鬟。」展爺道：「方才進門時，見櫃前竹椅上坐的那人，就是你們東家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展爺道：「我看他滿面紅光，准要發財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多謝老爺吉言。」展爺方看水牌，點了兩前茶。茶博士接過水牌，仍掛在原處。

方待下樓去泡一壺兩前茶來，忽聽樓梯響處，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，衣服鮮豔，相貌英華，在那邊揀一座，卻與展爺斜對。茶博士不敢待慢，顯機靈，露熟識，便上前擦抹桌子，道：「公子爺一向總沒來，想是公忙。」只聽那武生道：「我卻無事。此樓我是初次才來。」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，也不言語，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，也用紗罩兒蒙著，依舊是八碟，安放妥當。那武生道：「我茶尚未用著，你先弄這個作甚麼？」茶博士道：「這是小人一點敬意。公子爺愛用不用，休要介懷。請問公子爺是吃茶，

是飲酒，還是會客呢？」那武生道：「且自吃杯茶。我是不會客的。」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，遞將過去。

忽聽下邊說道：「兩前茶泡好了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公子爺請先看水牌。小人與那位取茶去。」轉身不多時，擎了一壺茶，一個盅子，拿至展爺那邊，又應酬了幾句。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，問道：「公子爺吃甚麼茶？」那武生道：「兩前罷。」茶博士便吆喝道：「再泡一壺兩前來！」

剛要下樓，只聽那武生喚道：「你這裡來。」茶博士連忙上前，問道：「公子爺有何吩咐？」那武生道：「我還沒問你貴姓？」茶博士道：「承公子爺一問，足已彀了。如何耽得起『貴』字？小人姓李。」武生道：「大號呢？」茶博士道：「小人豈敢稱大號呢。無非是『三槐』、『四槐』，『七槐』、『八槐』，爺們隨意呼喚便了。」那武生道：「多了不可，少了也不妥，莫若就叫你『六槐』罷？」茶博士道：「『六槐』就是『六槐』，總要公子爺合心。」說著話，他卻回頭望了望展爺。

又聽那武生道：「你們東家原先不是姓周麼？為何又改姓鄭呢？」茶博士聽了，心中納悶道：「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，全是問這些的呢？」他先望了望展爺，方對武生說道：「本是周家的，如今給了鄭家了。」那武生道：「周鄭兩家原是親戚，不拘誰給誰都使得。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？」茶博士道：「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？」那武生道：「我是測度。若是好的，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？」茶博士道：「這是公子爺的明鑒。」口中雖如此說，他卻望了望展爺。那武生道：「你們東家住在那裡？」茶博士暗道：「怪事！我莫若告訴他，省得再問。」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、並家中無有多人、只有一個丫鬟，合盤的全說出來。說完了，他卻望了望展爺。那武生道：「方才我進門時，見你們東家滿面紅光，准要發財。」茶博士聽了此言，更覺詫異，只得含糊答應，搭訕著下樓取茶。他卻回頭，狠狠的望了望展爺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